

中文无治主义图书馆 | 中文無治主義圖書館



映射火焰（五）

国际声援火细胞的阴谋

Conspiracy of Cells of Fire

Conspiracy of Cells of Fire

映射火焰（五）

国际声援火细胞的阴谋

<https://zhuanlan.zhihu.com/p/410738507>

nightfall.buzz

本文不代表译者立场，仅供参考用

原文链接 <https://theanarchistlibrary.org/library/conspiracy-of-cells-of-fire-mapping-the-fire#toc35>

第二部分：在部分成员于 2011 年 12 月 12 日试图逃跑后声援 CCF

来自 Edizioni Cerbero + Parole Armate 的话
声援企图逃离 Korydallos 监狱的提交人

”今天我们试图做一些事情。为了获得我们的自由和城市战争的继续。我们输了一场战役，但我们没有输掉战争，并继续为胜利而战。我们是一个为没有任何权力的自由生活的理想而奋斗的组织”。

Christos Tsakalos

对于即将到来的审判，还有什么比试图重新获得被国家夺走的自由，而不顾司法程序的既定时间更好的方法呢？为什么不再次重申，在努力逃出监狱的过程中，自己不可复制的个性，背叛了自动机囚犯的角色？对自由的热情在每一个反叛者的心中燃烧，就像一团火，强烈而自豪地燃烧着。不可能停止，它越发壮大。无法阻挡。

在内部，就像过去在外部一样，12月13日从 Korydallos 高警戒监狱越狱企图的主角-”火之细胞阴谋”的一些同志重申了他们不屈不挠的意志，要亲自面对折磨他们的人。以这种方式行动，这次得到了囚犯 P.Vlastos 的宝贵和及时的支持，他显然是决定要实现他的越狱需求，他们再次展示了他们激进和根深蒂固的自决，意识到他们的技能和立场，再次显示了他们与监狱的正常性不相容。

也许现在那些被挟持了几个小时的狱卒已经知道被剥夺自由意味着什么，他们分享了几十名体面的囚犯的命运，他们每天都在 Korydallos 的牢房里打盹。直接行动而不是再教育和再安置，反击的勇气和意志而不是妥协。

那么，拒绝一切妥协，拒绝一切在社会中重新定位的企图，并通过一切手段使其彻底垮台。拒绝狱卒的全面审讯和羞辱，对监狱

是一个”乌托邦”，它并没有在 8 月结束。即使是在剑桥这样的屎坑死地，你也能发现意想不到的反社会纵火事件，比如在一个由 Fire Cell/FAI 宣称的富人区，一家汽车经销商被烧毁了。在伯明翰，一个警察局被烧毁，40-50 人用莫洛托夫、石头和手枪袭击警察。在诺丁汉，四个警察局被用石头袭击，一个警察局被用燃烧弹袭击，后来欢乐细胞/FAI 对当地监狱的狱警车辆被纵火的事件负责。在布里斯托尔，市长和一位执政党政治家的私人汽车在他们家门口被放火，并由”阶级恐怖”/FAI 认领。在伦敦，占地数百平方米的索尼仓库被洗劫一空，化为灰烬。这些都是些事件/时刻，反政治人士感叹他们度过了”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并寻求未来的机会、同谋和更多

不猜测何时会有另一次起义，我们不等待，但另一次起义的确定性是明确的。整个人口的一部分不能再被推到更远的地方，而且分歧很深。掠夺和不公正太明目张胆了，毫无歉意，甚至没有”社会良知”的伪装，这是不可容忍的。

8 月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现在什么都可以发生。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日子即将到来。带着刀子和梦想，带着手枪和笔，我们重新装上弹夹，准备还击……

永远的无政府主义者-永远的危險-永远的混乱

声援被囚禁的 CCF 成员、Theofilos Mavropoulos 和所有反叛者

325 / 反版权网络

系统及其代理人的不断攻击作出反应，唾弃整个司法机构，组织并实现逃跑，武装自己并扣留人质。在那些像狱卒一样认为他们可以继续不受干扰地折磨自由人，即使被关在社会的笼子里的人中播下恐怖的种子，更普遍的是在那些低下头，乐意成为并保持为首都及其大都市服务的奴隶的人中播下恐怖的种子。

这里表明，即使是监狱也不能根除一个人深深的非法主义态度，她不与任何人见面，意识到她自己的行为 and 背后的想法。意识到他不需要等待许可就可以拿走他想要的东西，知道她必须独自完成，用暴力和虚无主义。

与被囚禁的”火狱”成员完全共谋！
对 P.Vlastos 的荣誉
歼灭监狱！
声援所有有尊严的囚犯！
不惜一切代价！

当然，我们也希望下一次逃跑的尝试能够成功。

Maurizio De Simone 和 Federico Buono - Edizioni Cerbero

Cenere 和 Tomo - ParoleArmate

单声道的话语

这段文字是在莫诺发现 CCF 的一些同志企图逃跑后几天写的。那时候，他自己也在街上。

献给每一个不顾一切逆境，继续为解放而奋斗的人

1996 年 12 月 31 日星期二-突击队从天而降，螺旋桨声响彻云霄，比平时更强。是的，毫无疑问，他们是来救援的，步枪射击的声音让人忘记了螺旋桨的声音。子弹打在冰冷的墙壁结构上，打在塔楼上的刽子手身上。那些人将开枪杀死任何试图获得自由的人。因为死总比输好。它在平稳的飞行中下降，下面是防弹编织篮。凯夫拉尔，一种容易处理的织物，可以减缓子弹的冲击。迅速而专注

地对准篮子的交叉火力，它们如何落下并不重要。由于警报器已经提醒了猎人，所以飞行速度很快。被劫持的直升机被遗弃在圣地亚哥南部地区的一块田里。四名 FPMR 的同志从高级安全监狱中被救出。四个反叛的灵魂，毫无悔意地选择了恢复自己的生命。拒绝权力的正义，用他们自己的手制造正义。在这四位同志中，有一位具有反权威本质的同志。一个他自己的同志承认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人。里卡多-帕尔马-萨拉曼卡-”黑人”，他承认塞维里诺-迪乔瓦尼的勇敢，他总是不屑于三色旗。但尽管如此，他还是加入了 FPMR。他想成为反对皮诺切特暴政的战争的一部分，作为一个没有武器也没有办法的年轻人，他决定加入他唯一的选择。这也是当时唯一的选择，他毫不犹豫地加入了武装斗争。”黑衣人”仍然在逃，就像许多因决定参加斗争而被下令搜查和逮捕的同志一样。

2011 年 12 月 12 日星期一-科里达洛斯监狱，探视时间。那个与你的亲人、与”外面”、与你决定进行的生活见面的空间。那是他们试图消灭的生活，因为它不是电视上卖的东西，而是对秩序的威胁，对存在的威胁。一把手枪和一些刀子，但最有力的武器是坚信你最终入狱的”罪行”是必要的。

在 CCF 的匿名状态下发起的战争行为；在监狱里的战争行为，你的名字和面孔一览无余。亲属们并没有与刽子手合作。

你以狱卒为人质，坚定地向前推进，被猎杀者是猎人，这多么讽刺。

你克服了几个门，只剩下一个，但一个狱卒按了紧急按钮，门就关上了。现在，释放人质的问题正在谈判中。喊声从一边传到另一边。叛军不交易，压迫者不让步。

战斗已经失败，但不是战争。还会有另一次机会。你们交出了人质，但你们没有投降。几天后，你们中的一个人不尊重法官，提高声音说：”他们会急于谈论失败。我们的逃亡已经成功了。我们已经摆脱了接受我们作为囚犯角色的失败主义。”

英国项目被打破了，没有人再关心闭路电视，猪被打，被攻击，被逃跑。这是一场战争，而且只是战争的开始，让他们的警察和情报小组的队伍和分工来吧，社会的崩溃已经开始，选择是向现代法西斯主义辞职或叛乱。

革命组织-火之细胞的阴谋和西奥菲洛斯-马夫罗普洛斯的被监禁成员拥有我们不可减少的声援和无政府主义友谊。他们是一些勇敢而坚决的人，他们反对资本主义和政府的寄生虫及其职能部门，帮助建立一个国际叛乱网络，他们是该网络的一个组成部分。

他们燃起的火焰与 8 月的烈火一样狂暴，无论任何反恐行动和特工人员的演习如何抑制它，它都存在于世界各地，因为这是资本主义统治者社会模式的末日的开始。如果我们这些起义者被关在监狱里，被打成残废，被杀死，这都不重要-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活在自由的地狱里，新一代有意识的个人点燃他们自己，攻击统治者的精英，他们的仆人以及奴役的生殖方面和价值。它不仅存在于少数人的梦想中，也存在于被利用和被诋毁的人的日常想法中，所有那些还没有学会热爱工作和权威的人。

对监狱世界做出反应的唯一明智方式是试图逃跑，在这个压迫和战争的时代，唯一真正的方式是拿起武器为自由而战。

英国的反叛者已经进入了一种虚无主义的热潮，几乎没有人参与，也没有人干预，进步的左派活动家/无政府主义的喧嚣。人们对既定政权的”社会变革”的预期为零，只有无休止的经济苦难和城市监狱；但没有意识形态的束缚，当有时间表达他们的想法和质疑现有的秩序时，革命和无政府主义原则是许多人嘴里的第一句话。

这里的对立趋势是那些最容易遭受剥削、监禁和警察暴行的人：年轻人/青少年、移民/不同的人、”反社会”、被排斥和反叛的人。325 年 8 月期间，尽管这个国家被镇压和法西斯主义加速撕裂，但作为那些街道上的一些”人渣”，我们感到自豪。我们，暴乱者，破坏了社会和平的门面。随着旧的偏执者的世界的崩溃，英国人的帝国天堂的梦想降到了巨大混乱的城市地产现实中。叛乱当然不

创造一条进入监狱的隧道。沿着隧道，挖掘的同志们还留下了一块标语牌，上面写着“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团结不是单纯的书面文字”。被监禁的同志和五名“普通”囚犯成功地从那条隧道逃出。几十年后，即1971年，这条隧道使一百多名图帕马罗斯民族解放军的乌拉圭列宁主义游击队员从同一监狱逃出，这显然是迄今为止有记录的最多的一次越狱。

向那些已经飞走的人致敬……

最后，我们向世界各地的所有同志致敬，他们正在躲避权力的魔掌，留下了空荡荡的牢房和未实现的审判。我们尤其要向迭戈-里斯同志和加芙列拉-库里姆同志表示强烈的拥抱，他们公开了自己的决定，即由于针对他们的逮捕令而转入地下。他们是战士，尽管我们是否见过他们，但他们在公报中表达的思想使我们成为同志，并呼吁我们不要抛弃他们，使他们感到在团结我们的斗争中存在。

向所有在大街上、监狱里或阴影外战斗的同志们问好。反对孤立、遗忘和沉默。

积极地在国际上声援被囚禁和被权力迫害的同志们。

Sin Banderas Ni Fronteras 无国旗无国界
书面鼓动和宣传的反专制细胞。
智利，2011年12月

sinbandernasnifronteras@yahoo.com

来自325杂志的话

”向国家扔石头，向教会扔石头”
Kode9 - 9 武士

从伦敦、布里斯托尔、诺丁汉、曼彻斯特、伯明翰和其他几十个地方的燃烧的街道上，城市的愤怒以行动和言论爆发出来。社会和平被成千上万的人压抑的愤怒所打破，他们因反警察和反制度的暴力而联合起来。由警察和政治家管理的完美有序的监狱社会的现代

CCF 继续存在，比以往更有活力。一个让人无动于衷的事实。在访问日收到的消息让我错乱了，那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很多问题，很少有答案，只有媒体所说的。甚至我的母亲也对他们不允许我离开感到遗憾，对她来说，那是一个最可怕的地方，她再也不想去了。

在经历了从智利到希腊的一年对多米尼克的进攻之后，我们不能忘记监狱里的任何同志，我们必须让他们知道他们并不孤单，同样的情况也必须发生在那些没有留下痕迹的比他们的猎人更精明的人身上，那些尽管远离笼子却生活在精神上的囚禁中的人，由于不能像他们所塑造的那样生活，不能以同样的方式或与同样的人或动物一起生活而被强加。对于每一个在世界任何地方为彻底解放而斗争的囚犯和逃犯，要知道你并不孤单。

没有什么结束的，一切都在继续！
没有什么，也没有人被遗忘！
战俘和逃亡者，出现在每一次起义的行动中！

克里斯托瓦尔-”莫诺”-布拉沃-弗兰克。
战俘。SMS-UEAS。
12月的第二周 [2011年]。
圣地亚哥，智利

注：里卡多-帕尔马-萨拉曼卡写了几本秘密的书，其中一本是《大营救》，详细叙述了从高级安全监狱逃出的项目，从如何计划到他的逃离

来自 Sin Banderas Ni Fronteras 的话语

向不屈不挠的火之细胞阴谋的野兽致敬
通过这篇简短的文字，我们希望向”火细胞阴谋”的囚犯，特别是那些试图从希腊科里达洛斯监狱逃跑的人表示声援。我们还对一些主题进行反思，并提醒大家注意其他美丽的越狱。

是律师还是逃跑？

我们应该尊重个人的决定。

尽管有强权的强加，生活仍然是一个行动的场所，我们可以选择解放自己的手段，无论是在街头还是在监狱。是选择律师以摆脱国家的桎梏，还是寻求其他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是每个同志可以单独评估和决定的选择。

我们的出发点是，反对权力的斗争超越了所有的合法性，因此，我们是所有法律的敌人，这些法律是权力的强加，是对我们个人自决权的企图。然而，我们相信，选择律师的”法律途径”的同志不会成为改革派，也不会把自己出卖给敌人。去市场买一双鞋的同志也不会，尽管消费和金钱是资本主义的支柱之一。这是一个复杂的主题，但有必要了解，我们生活在一个我们渴望摧毁的社会中，但我们每时每刻都在生活的不同方面与它互动。关于同志们的监禁问题，我们认为他们有能力决定如何出狱，只要他们不背叛其他同志，也不成为敌人的仆人，同志们在街上战斗总是更好的，而不是被锁在门外。

同样，其他决定不与法律交易的同志的选择值得我们最深切的尊重和声援，他们拒绝在法官面前作证或试图从敌人的笼子里逃脱。他们的选择也是有效的，尽管执行起来非常困难。

因此，我们特别珍视那些通过狡猾或武力试图逃出监狱或从敌人的魔掌中逃脱的同志的勇气。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今天我们向属于革命组织”火之细胞阴谋”的希腊囚犯致敬，特别是米哈利斯和乔治斯-尼科洛波利斯兄弟、克里斯托斯-察卡洛斯和乔治斯-波利多罗斯，他们在12月12日的探视时间与囚犯帕纳吉奥蒂斯-弗拉斯托斯一起试图逃出监狱。我们也重视探视其他囚犯的家属的态度，他们拒绝对同志们说话。

这一次，他们没有逃脱，但他们不屈不挠的态度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使我们熟悉，尽管有铁窗、距离和语言，也使我们不再保持沉默。他们声援了智利的反独裁主义攻势，也声援了其他国家的囚犯。由于无政府主义的团结是互助和互惠的，我们也不会让他们孤独。

反对遗忘和沉默：一些逃避记忆的行为。

每间空牢房都是快乐的理由，特别是如果它是关押革命者的牢房。在智利，12月30日是马列主义城市游击队组织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爱国阵线的四名囚犯惊人越狱的15年，他们在一些同志的帮助下于1996年乘坐直升机越狱，向高度安全监狱的宪兵发射了大量子弹，该监狱是智利在民主时期为关押颠覆分子而建造的最安全的监狱。其中一个被称为”拉米罗司令”的毛里西奥-埃尔南德斯-诺兰布埃纳（Mauricio Hernández Norambuena）在越狱后继续战斗，目前被关押在巴西，他在2002年绑架了一个”国际主义司令部”的商人，在这次行动中，被称为”拉-加勒”的卡里诺-格尔马诺（Karino Germano）被俘；由于这次行动，她今天被关押在阿根廷国家监狱。当然，我们不赞同他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但我们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是符合其革命概念的战斗人员。

在智利直升机越狱十年后，但在希腊，无政府主义囚犯瓦西利斯-帕莱奥科斯塔斯在同志们的帮助下于2006年6月通过直升机越狱。瓦西利斯-帕莱奥科斯塔斯和他的兄弟尼克斯是两个在希腊有着辉煌事业的反叛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们成功地征用了银行并多次逃离危险，多次让敌人出丑。2008年被捕后，瓦西利斯于2009年2月再次乘坐直升机逃跑，嘲笑2006年他逃出的那所监狱的安全。

最后，我们也要记住乌拉圭蓬卡雷塔斯监狱的成功越狱，1931年3月，米格尔-阿坎格尔-罗斯西格纳、吉诺-加蒂、安德烈斯-巴斯克斯-帕雷德斯、何塞-曼努埃尔-帕斯、费尔南多-马尔维西尼（塞维利诺-迪乔瓦尼的同志）等同志进行了越狱的最后阶段，他们被认为是为了解放维森特-莫雷蒂同志和三名加泰罗尼亚无政府主义者（加泰尔）。和费尔南多-马尔维西尼（Severino Di Giovanni的同志）实施了最后阶段的逃亡行动，该行动被认为是为了解放维森特-莫雷蒂同志和三名加泰罗尼亚无政府主义者（海梅-塔德奥-佩尼亚、奥古斯丁-加西亚-卡普德维拉、佩德罗-博阿达斯-里瓦斯，被指控对巴塞罗那的100多次爆炸事件负责）。1929年8月，同志们在监狱前设立了一个煤场，以证明他们使用的工具和抽取的土可以